

印中佛像雕刻並蒂蓮華

【大公報訊】記者何德花福州報道：由故宮博物院、印度國家博物館和福建博物院聯合主辦的「梵天東土 並蒂蓮華：公元400-700年印度與中國雕塑藝術展」正在福建開展，展期至五月三十日。該展覽去年九月杪至今年一月初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行，受到學術界和藝術愛好者的廣泛關注。此次是展品首次「走」出故宮到福建博物院展出。

笈多藝術 影響中國

該展覽精選了印度五十六件雕塑藏品、中國八十五件雕塑藏品參展。印度雕塑藝術部分有「笈多藝術的出現」、「笈多時期雕塑的藝術繁榮」、「笈多藝術的餘音」三部分；中國雕塑藝術分為「南北朝藝術之先聲」、「北魏洛陽時期至隋代佛教雕塑藝術的發展」、「唐初的風格」三部分。

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介紹，公元四世紀至六世紀，那時印度正處在笈多王朝，是印度歷史上少有的大一統王朝，其鼎盛時期控制了南亞次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國力強盛，這一時期印度本土文化、藝術達至頂峰，稱為印度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笈多藝術風格不僅影響了整個南亞，而且透過東南亞和中亞，一直影響到中國。

古代石窟 藝術寶庫

同一時期的中國，自十六國以來，隨着印度佛教思想及其藝術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中國佛教界一方面積極前往西天印度尋求正法，如著名的東晉法顯、唐代玄奘、唐代義淨三位高僧西行求法，在中印



▲五世紀的彌勒菩薩，現藏於印度北方邦薩爾納特考古博物館

大公報記者何德花攝



▲五世紀的怪獸像，現藏於新德里國家博物館

大公報記者何德花攝

文化交流上留下深深的印跡；一方面從未停止過中國佛教本土化的進程，在雕塑藝術方面也是如此。中國工匠一邊學習吸收來自於中亞和海上的梵像風格，一邊在不同區域，由不同的民族根據各自的文化背景，創造出多元化、本土化的藝術作品，開拓了中國佛教雕塑藝術的主題，提高了造像的技術水平。保存至今的一些古代石

窟都是古代藝術寶庫，龍門石窟、雲岡石窟的大部分窟龕等都是北魏時期開鑿的，至今享譽世界。此次中印兩大文明古國雕塑作品匯聚一堂，可謂是中印文化藝術交流的一次盛宴。

福建博物院位於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湖頭街96號。查詢詳情可瀏覽網址www.fjbyw.com。



▲開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張世興造觀音像，現藏於山西博物院



▲北魏時期的佛坐像，現藏於河北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供圖

大鳳凰粵劇團演得獎新作

【大公報訊】大鳳凰粵劇團邀請多位粵劇名伶於三月聯手演出《門三煞》，作品由李劍虹編撰，並榮獲去年粵劇發展基金主辦「新編粵劇創作比賽」最佳劇本獎。

《門三煞》講述桃花女與護花使者周乾有宿世姻緣，卻被迷戀她的龜精烏道人殺害。周乾與師傅火龍真人得知桃花轉世為人並取名任桃花，於是化身相士周公下凡追尋，且要捉拿龜精……

是次參與演出的名伶包括龍貫天、王超群、阮兆輝、陳嘉鳴、溫玉瑜及呂洪廣。《門三煞》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文署）主辦，三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晚上七時半在荃灣大會堂演藝廳舉行。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發售。查詢節目詳情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五，或瀏覽康文署網頁www.lcsd.gov.hk，搜尋《門三煞》。

本節目設有演出前及演出後座談會（粵語主講），分別於三月十四日晚上七時半在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二號會議室、四月二日下午二時半在高山劇場新翼四樓活動室舉行，講者包括龍貫天、王超群及李劍虹。免費入場，座位有限。



▲《門三煞》獲「新編粵劇創作比賽」最佳劇本獎

康文署供圖



▲黛玉歸天，布景配合完美



▲賈寶玉（梁兆明飾）聞言黛玉死了，傷心欲絕



▼鄭雅琪（中）飾演林黛玉彌留之際，表情入木三分，唱腔運用仍有進步空間



▲寶玉（右）因助人闖禍



▲梁兆明到下半場演出，發揮水準

文：禾口 圖：新娛國際提供

粵劇《紅樓夢》戲味不足

龍劍笙曾說過：「粵劇可以革新，但不可以偏離傳統。」

由丘亞葵新娛國際製作的粵劇《紅樓夢》早前一連三天於新光戲院大劇場演出，該劇由梁兆明飾賈寶玉、鄭雅琪飾林黛玉、梁煒康飾賈寶琴、瓊花女演薛寶釵、王潔清飾王熙鳳、呂洪廣飾賈政。筆者首次看這個劇目，看到最後一場《幻覺離恨天》後，感覺梁兆明的演出欠缺了賈寶玉的陰柔，鄭雅琪的《黛玉歸天》一幕，聲音過於洪亮，演不出彌留的氣若游絲。此劇最精彩之處，反而是呂洪廣的演出，這位老伶將傳統腔口和做手發揮得淋漓盡致，其他角色以新舊元素演繹，讓筆者認識到：偏離傳統，便保留不到粵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髓。

劇情太快如走馬觀花

筆者之前沒有看過其他伶人演出《紅樓

夢》，若將梁兆明與鄭雅琪和名伶如任劍輝、白雪仙等比較，就有欠公平。故筆者只就這次演出說一些觀後感。

當晚全院九成入座，筆者坐的位置較後，周圍大多是上了年紀的公公婆婆。七點半正式開場，第一幕林黛玉投靠外婆家，初見賈寶玉便一見鍾情。梁兆明以前演過賈寶玉，筆者沒看過，這次首次看他演出，寶哥哥的跳脫活潑，由他演繹，感覺與他英氣外形和硬朗唱腔有點格格不入。同時分場太多，第一幕好像尚未演完，第二幕便匆匆緊接上場。之後第三幕至第六幕也緊湊如此。雖是毫無冷場，惟節奏之快卻略嫌戲味不足。如《黛玉葬花》這幕是交代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雖然《紅樓夢》的人物已廣為戲迷熟識，但黛玉葬花演得「趕急」，角色交代便會淺薄，減少可堪細嚼的味道。另一幕是寶哥哥和王熙鳳喝酒吃茶促膝

談心，給善妒的黛玉知道了，馬上怨恨寶哥哥。當時聽到很多觀眾說這就完了，筆者亦覺得節奏快如走馬看花。上半場分六幕演出，從這六幕中筆者看不出林妹妹和寶哥哥感情有如何之深。很多觀眾還以為劇情去得快，就快到中場休息，不少人陸續離座上洗手間，不停有人在筆者眼前晃動，像不是中場休息而是即將散場。

丘亞葵曾說粵劇需加入新元素，筆者從此劇的劇情推進來看，確是有些劇集的緊湊元素，和傳統是有些分別。但筆者卻感到上半場每幕戲都「到喉唔到肺」，至於戲迷能否接受則是另話。到了九時半終於中場休息，《紅樓夢》劇情已演了三分二，下半場重頭戲就是《黛玉歸天》、《哭墓》和《幻覺離恨天》。黛玉歸天是鄭雅琪獨自演繹的重要一場，她做手表情不過不失，惟她忽略調適唱腔，臨終的黛玉已氣若游絲，她卻中氣

十足飄高音，此時黛玉不該是腔調沉重、千迴百轉嗎？鄭雅琪從頭到尾的演出，腔口沒跟隨角色轉變，可說是其失策之處。

寶玉唱腔宜柔不宜剛

梁兆明唱腔原本不容置疑，但寶哥哥是在一個脂粉叢中長大，做手和腔調該帶陰柔脂粉味，他唱來卻硬朗有餘而溫柔不足，做手也不夠細緻。曾看過梁兆明飾演岳飛的《八千里路雲和月》，外形和唱腔，完全演繹出岳飛的忠肝義膽。但他演寶哥哥，表現反而未見突出。

粵劇初期是分文生、武生，到後來才改為文武生。一個全面的文武生絕不容易。梁兆明就是給筆者這種感覺；但這不代表文戲非其所長，而是需揀對劇目。全場演出最教人難忘的是呂洪廣演繹的賈父，他的演出，給戲迷看到何謂正宗粵劇唱腔，何謂功架，

如何收放自如。當然，以呂洪廣的資歷和後輩比較，並不公允。業界很多人倡議改革粵劇，惟不可操之過急。鄭雅琪的唱腔似中西樂曲，少了點粵劇味道。梁兆明來自廣東，以優才身份來港發展，筆者只看過他兩次演出，不能以偏概全地評論其水平。但《紅樓夢》令筆者覺其唱腔仍需調節一下，咬字正、唱腔好，是其優點，可惜他與鄭雅琪合作，腔調就有那種香港和內地的分別了。

主角雖好也要綠葉扶持，其他重角如王熙鳳、薛寶釵發揮不多，甚至她們的戲服差別也不大，教人看得有點印象模糊。布景投影雖則美麗，觀眾說布景好觀之聲此起彼落，卻又變得有點喧賓奪主。粵劇是要「搭」戲味的，這次讓戲迷「搭」的戲味卻不深。丘亞葵求新有膽識，但也需謹記龍劍笙那一句「粵劇可以革新，但不可以偏離傳統。」這方面，他還需時間慢慢探索。